

跟着本书游天下

TIAN TANG SI JI

天堂四季

赵健雄◎著

天堂四季



这是一套由著名作家撰写的旅游文丛。他们视角独特，文笔优美，思想深邃；再配以著名摄影家的摄影作品，让此书图文并茂，美轮美奂。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脚步，观赏最美丽的人文景观，把天下灵山秀水一一拥入怀中。

吉林人民出版社



跟着本书游天下

天涯四季



赵健雄◎著

图书馆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四季/赵健雄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09324-1

I. ①天…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0451号

天堂四季

著 者:赵健雄

封面设计:晴晨工作室

责任编辑: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1

字 数:19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324-1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 000册

定 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双休日，加上挤占一点前后的时间，如果安排紧凑些，足以到甚至很远的地方去作一次旅行。你所在的世界仍然按照原来的轨道在运行，而你却得以从中逸出，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当你带着许多新鲜的记忆回到平时所待的办公室，会觉得自己仿佛完成了一桩神秘的使命，这种经验常常使我联想到科幻影片中若干穿越时空的描写。

因为有了另外的体验，你会觉得眼前的世界有些虚假，更强烈地感受到它是可以轻易跨越的。这与那些总是待在一个地方的人，行为方式便可能大不一样。一个人，当他感到自己随时可以逸出，就有了更多自由的感觉。这是现代人的感觉，古时候只有极少数隐士可以做到这一点，直至几十年前，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目下随着经济搞活，人的余地才大起来。没有户口、没有单位也饿不死，还可能活

得更好。不少人跳槽，其实只是想试一试那种感觉，即离开原先的轨道，看一看在另外一个地方与层面上，世界与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当你看到那一切之后，会觉得原来的处境很像一出戏，你第一次有了看客的感觉，这使你认识到自己可以拔脚走出门去，而且幕也是会落下的。生活因此不一样了。

一个盛行旅游的社会必然是自由的社会，出游不止使你获得休息及新鲜的刺激，它还改变你的世界观。从前说一个人要成材，须行万里路，读千种书，读书与行路，都能扩大一个人的眼界，而这是成就大事的前提。

归根结底，有宽阔的眼界与活动范围，才能有相应的成就。

永远不要停留在一地，如果你希望自己过得精彩，那么就走吧，用脚，也用思想。

天堂四季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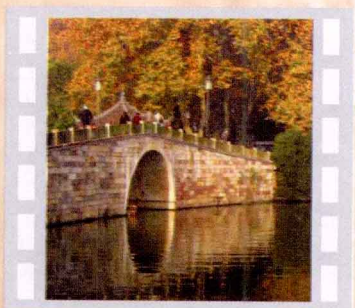


阳光真好	1
青草的气味	4
那些早已飘散的暮鼓晨钟	6
人生如雪	13
梅事日盛，总是好消息	17
雨湖之妙	19
树们	20
纠结	22
平湖春夜	24
宋城有感	26
西溪且留下	28
元梅	31

塘栖古镇小记	34
可以清心	37
寻找从前的时光	39
西关听瀑	42
坐车偶记	45
荷香	49
看水	51
有鱼	53
文澜阁听雨	55
空山闻鸟语	57
台风余音	58
黄源旧居	61
游紫云洞	64



净寺妄说放生	65
黄龙洞记	66
虎刨	68
西溪偶记	69
跨湖桥遐思	71
在富春江边喝夜茶	75
富春桃源	77
潇洒桐庐	82
到江南镇去看老房子	84
湖畔秋韵	86
逛苏堤	88
云栖，天梯之始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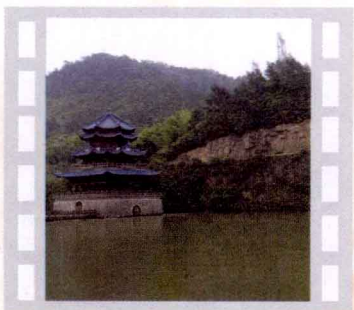


夜赏清桂	92
植物园秋色	93
吴山闲情	95
郭庄	97
慕才亭	98
杨公堤小记	99
洗心池	101
雾	103
拱宸桥新记	104
西溪断想	107



去富阳看老杨	109
鹤山正气	111
清官孙濡	112
乡村家园	114
千岛湖纪行	115
江南悬空寺	117
浙西大峡谷	119
西天目短札	121
东天目游思	123
普照讲寺	126
逐浪青山湖	128

空落湖山	130
宝石山和北山路	131
从前与现在的断桥	134
一句石刻	135
鸟儿	136
孤山独语	137
掌中世界	139
雾中随想	141
关于雪的断语	142
夜城	145
岳坟	146



游湖杂记	148
荒岭野趣	150
雪中吃茶	152
闲说西湖	154
雨丝与语丝	157
野生动物园	158
严子陵垂钓处	160
洞桥与施肩吾	163
后记	166



阳光真好

春天真好！阳光把世界变得近于透明，阴霾的天气中看过去模糊不清的远山现在就像伸手即可触摸，我想，说江山如画的那个人一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才有感而发的。

憋了许久的养鸟人纷纷提着笼子赶来，于是葛岭一带充满啁啾的啼鸣，山顶初阳台，是当年葛洪炼丹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靠丹药就能长生的了，但是更加玄妙的譬如气功则不但有人信，其狂热程度也许还不逊于旧时。在一个号称唯物主义的时代，仙丹一类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的东西相较之下已不容易骗人了，虚无的气乃大有作为。



但到抱朴道观里去烧香的老太太多数并不懂气功，她们只是尽一点心愿，这心愿放到无论什么神圣的身边，走路也就更踏实一些。这是她们老远赶来的目的，安放灵魂的事儿看起来可有可无，其实有没有是大不一样的，分别叫人安心或烦心。

我是把魂儿安放在自己心里的，通常也就不拜无论何种神圣，即使实际上存着敬畏亦并不放在脸上。而最伟大的神圣难道不是太阳？在它普照下始有人类的生存。春天是太阳的节日，每天能领受它的恩惠多么幸福！忽然就有点可怜那些迫于谋食或谋利的压力而不能在太阳下面享受生活的人。见不得阳光不是一种至深的悲哀吗？

春草已在悄然不知间绿了，仿佛猛地，山川就被涂过了颜色。谁能说出草芽是哪一天冒出地面的？恐怕极少人注意到。我们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眼皮下面的蝇头小利，对大自然那种“天人合一”的由衷欢喜，已经很罕见了。不由得感叹在这个人人胸怀世界的时代，我们多数人胸怀的不过是人造的由水泥与电器堆砌起来的世界罢了，至于天空、宇宙，虽然与我们的生存有着莫大关系，但因为其遥远，又因为其阔大，恐怕倒是漫不经心者居多，真正深刻关心的大约只有科学家与哲学家以及天良未泯的孩子。我见大商场里也有天文望远镜卖，甚至有些惊奇。

人与大自然的距离真是越来越远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像陶渊明那样淡远的诗句，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吟得出来呢？即使隐士也“大隐于市”了，而在车马的喧嚣中，山水便只能成为一种背景。

近来我是天天到西湖边及宝石山上去的，即使这样，似乎一无所思，只倾心于山水，居然也没能在最初的时候就注意到冒出地面的草芽。待得看见时，它已蔓延成一片新绿，蔚为壮观了。

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霍金先生是瘫在轮椅上搞研究与过日子的，他与这个世界的接触与联系几乎只通过思想，而思想居然成为这样一种与自然脱离的东西（它恰恰发生在霍金的头脑里只是偶然吗？），令我有说不出的难受。

那么，还是放下笔，到湖边再去走一走吧，春草是这样诱人。

青草的气味

因为下雨，几天不去宝石山了。再上山的时候，最令我激动的不是满坡春色，而是那种青草的气味！虽然科学家说人体接受外界信息，95%以上都通过视觉，但对人影响最深刻的，却往往不是视觉，譬如气味于人的作用就要更潜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根本。有资料说，两个人相爱，气味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平时所注意到的不过是种种外在的面目、学识、地位与品质而已，这个领域至今少人研究。但我据自己的体会，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草原过夜，最触动我的正是那种混杂着青草与牛尿的气味，令人忍不住深深呼吸，其他则几乎一无所见，只有走远了，回过头来看蒙古包的一星灯火，有种异常的亲切感。

我相信，登山于健康更有益的便是这树与草的气味，它在无形中陶冶人，令你超凡脱俗，得到一种心灵的安宁。同样，都市的紧张也通过汽油与尘埃的味道传递出来；而说到战争，浮上我们记忆的，首先不就是硝烟的气味？

这个世界要有真正的安宁，让我们周围经常充溢青草与树的气味是很重要的，而一个人要生活得幸福，决不可长久离开了这些气味。另外男人还不能离开女人的气味，安定监狱里犯人的情绪常常需要的便只是一些异性的气味，而引起骚扰的往往也正是异性的气味。

其实气味的重要性现在被远远低估了，不但我们食之有味的“味觉”大部分是气味在起作用，情绪的的稳定与否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气味。目下有人在研制能散发出气味的计算机，那么用它进行的游戏一定会更加吸引人，甚至叫人情不自禁地沉溺。

登山想起这些，未免离题稍远，还是使劲多闻些青草味吧，真香啊！





那些早已飘散的暮鼓晨钟

——北山街寺庙遗构零拾

北山街一带，最出名的宗教建筑非葛岭上的抱朴道观莫属，这也不是原先的建筑了，前几年一个雨夜，道观毁于大火，只剩下框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乃据此重建之物。

历史上这里寺庙更多，因为各种原因，竟都成了“遗构”。（不知道谁发明的这么一个词）

我差不多每天经过北山街，那是为了亲近自然，向来不大注意古迹。也不知道由于什么契机，突然对此产生兴趣，乃有了如下一组短文。

佛道之争，在中国已有两千年历史。大体上现在寺庙香火鼎盛，道观则不大有人问津，我注意到这个现象有些日子了，始终不得其解。按说道教才是纯然本土的出产，应当更具生命力。

仅从北山街现状来看，倒是佛教的寺庙荡然无存，而道观仍在。那座道观里，偶尔甚至还可以看见洋道士。

玛瑙寺

玛瑙寺就在上葛岭必经的路边，这次整修北山街，迁出居民，把它重新辟为一处景点。

寺未再建，仅留着原址。在此边上，兴造起一些据说根据旧样复原的楼阁（主要是从前作为僧房的厢房），颇有韵味，虽不大，因后边衬着山，倒也有些气势。

关于此寺，明末文人张岱在他的大著《西湖梦寻》卷一中作过如下描述：
玛瑙坡在保俶塔西，碎石文莹，质若玛瑙，土人采之，以镌图篆。晋时



遂建玛瑙宝胜院，元末毁，明永乐间重建。有僧芳洲仆夫艺竹得泉，遂名仆夫泉。山巅有阁，凌空特起，凭眺最胜，俗称玛瑙山居。寺中有大钟，侈奔齐适，舒而远闻，上铸《莲经》七卷，《金刚经》三十二分。昼夜十二时，保六僧撞之。每撞一声，则《法华》七卷、《金刚》三十二分，字字皆声。吾想法夜闻钟，起人道念，一至旦昼，无不惴亡。今于平明白昼时听钟声，猛为提醒，大地山河，都为震动，则铿寤响，是竟《法华》一转、《般若》一转矣。内典云：人间钟鸣未歇际，地狱众生刑具暂脱此间也。鼎革以后，恐寺僧惰慢，不克如前。

似乎重点在说钟声和寺名来源，张岱的文字我历来喜欢，也许因为玛瑙寺不复存在的缘故，对此段并未过多留意。

记一地方主要写其声音而传神，这是很少见的。

重修后的玛瑙寺旧址已无大钟，也就很难体察张老先生那种虑及地狱众生的情怀与感悟。

从历史记载来看，北山街从前是佛门胜地，也就因此，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而逐渐沦落，像清代体量尚很大的玛瑙寺，就是1929年为拓宽葛岭路仓促之间被毁坏的。

此次修复前，这里已成一处市民聚居的大杂院，我途经曾进来细细看过，除那几棵大香樟树外，全无佛门气息了。

重修之后的玛瑙寺，更像一处私家花园，景物与气息都是温暖宜人的。我喜欢，但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恰当？因为如此一来，便不再具有原先的宗教意味与精神性，只是一处凡俗的风景了，而这样的风景西湖周边并不缺乏。

玛瑙寺只剩下一个名字，而以可刻图章的玛瑙石出名的山坡上早就没有玛瑙石可寻。

智果禅寺

智果禅寺如今只剩一道山门，此外的建筑早在不知什么时候就毁了。

此寺最初在目下岳坟处，后原址建了岳王庙，禅寺就迁到这儿。有多大规模，香火盛不盛，都不太清楚，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比之入世的英雄，到底是出世的菩萨淡泊。

我路过山门无数次，从来没有进去看一看，知道是些世俗的单位与居民，无端登门，人家会奇怪的，另外我对佛教也没特别的兴趣。

但这个寺名，有意思。



禅宗是重智的，在一些时候与地方甚至成为智力游戏或智者的游戏，读历史上的禅宗故事，常常叫人拍案称绝与忍俊不禁。

如果与此联系起来，那么只剩一道山门的智果寺，本身就像一句禅语，在阐述虚虚实实的佛理。

门当然不算寺，但这道山门难道不是切实留下了一个禅寺的身影？

顺着山路上去，也许多少还能寻到一些别的痕迹，但就禅意来说，一种象征已经足够。

门的两端，是并不对称的墙，一边略长些，一边相当短，也就是一种样子。

想像从前佛徒在寺里说禅论道，以别出心裁取胜（这是我对禅宗的印象，大抵是不确的）；更早些，中国本土的名家，就以诡辩见长（如著名的白马非马说），智者享受思想的快乐，是历史何其悠久的事儿啊。

那样一种快乐绝不比物质的创造与占有稍逊。

据说苏东坡当年在杭州当太守，曾于一年寒食次日来这里看他的老朋友参寥子，但尽管“平生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所经历者”，并即口说出，“自此上阡堂，当有九十三级”台阶，而随从“数之，果如其言”，他因此认定自己前生乃此寺僧人。并言“吾死后，当舍身为寺中伽蓝（伽蓝，护法神的意思）”。曾参子也就随后“塑东坡像，供之伽蓝之列。”



现在当然找不到护法神模样的苏东坡了，也不知道那尊塑像是什么时候毁损的。至于他老人家的经历该如何解释，有没有作秀成份，我等凡人不好妄测。

虽然数百次经过那道山门，我至今没跨入过，不知道跨入之后是否就能体会到“遁入空门”的味道？

大佛寺

大佛寺，元明之际亦称大石佛院。现在旧址除一片可以透过树叶看见湖面的山间空地，周遭已被民居挤满，这里是我上山经常走过的地方，标志性建筑有一座从前味道不那么好闻如今状况已大为改善的公厕。

那一大块依稀像尊坐佛的石头，据说就是始皇揽舟处，公元前 210 年，那位统一了中国的皇帝前往绍兴祭祀大禹陵途经杭州，曾将御船停泊于宝石山旁，当时山下便是烟波浩渺的钱塘江。（想想这么一幅画面，就能理解什么叫沧海桑田，而今人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乃显出多么短视与渺小）

宋朝时，奸臣贾似道的山间别墅就建在附近，他时常乘坐一种用绞动盘车拉动的轻舟，到西湖对面位于凤凰山里的皇宫去上朝，据说这块石头就被他用来作系缆的石桩。（设计原理颇近于现在的缆车，只是在水面行走而非